

祝秀俠

海嶼棲遲，忽逾兩紀，漫尋衰老，惟事鉛槧，邇年編輯「廣東文獻季刊」，鄉邦陳蹟，在所深心，或閱讀所得，或前輩所言，涉筆擇錄，遂或漫述。王社長成聖兄囑為「中外」撰稿，因標題曰「粵海舊聞錄」，拉雜之什，辭無誣次，惟海外讀者多鄉邦人士，或亦足供茶餘談資已乎。

梁任公扶鸞請仙女

康南海弟子盧湘父，旅港多年，壽至期頤。

晚年撰萬木草堂憶舊一稿，歷敍游學康門及草堂學侶舊事，其中涉及梁任公者尤多。蓋湘父與任公既屬同窗，亦爲同鄉（新會縣），情誼彌篤。萬木草堂在廣州府學宮之仰高寺，最初來學者僅約五十人，其後全盛時期，康門弟子數以千計，遍於各省，梁任公、陳禮吉（千秋）、曹著偉（泰）其著焉者而已。其述任公軼事云：

「任公與弟仲策（亦草堂學侶）在里好爲扶鸞戲，每與乩仙談論文，日以爲樂。戰仙不一，或爲李白，或爲杜甫，真僞固不可知，然必爲才鬼所託。一日，王摩詰臨壇，隨筆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試之曰：能聯句否？曰可。任公乃與聯句，亦卽隨時應付，任公又曰：摩詰好佛，與君談禪如何？則又極有禪理，娓娓不倦。又有仙女自稱南漢宮人李娘子者，其詩句頗多幽怨，任公詳

詢其身世，爲之作傳。憶其乩詩二首。其一云：峨眉謠誄古來悲，雁磧龍堆怨別離。三字冤沉奇士獄，千秋淚洒黨人碑。其二云：黃鶴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蓬萊。一篇鵬鳥才應盡，五字何梁氣暗摧。絕域莫迴蘇武駕，邊風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已忘却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詩句隱約道及，豈事皆有前定耶。戊戌後，吾與任公同在日本，任公常往來於東京橫濱間，予任大同學校教席，任公常來敍談至深夜，一夕，偶動抹牌之興，時麻雀牌未盛行，惟有天九，顧深夜亦無由得，任公視案頭曰：得之矣。蓋有卡片一盒，任公卽用反背面，以墨筆圈成天地人鵝，相戲至竟夕。」

阮文達手創學海堂

有清一代，書院林立，廣東的書院最早設立者爲學海堂。學海堂創設於道光年間，爲阮元所手創，陳禮、朱次琦，皆出其門，此外人材輩出

，蔚爲嶺南人材淵薮。據前輩道及，學海堂的規模頗爲宏偉，院址在粵秀山，依山建築，迂迴曲折，斜坡上全用白石砌成階級，沿外牆遍種竹林，千竿一碧。堂階向南，堂後另有一建築，名「啓秀山房」，其楹聯云：「集諸生於山水之間，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當秀才以天下自任，處爲名士，出爲名臣。」堂東石磴坡間夾道盡種梅花，將學海堂與啓秀山房連貫一起。再東一亭曰「至山亭」，其東北卽爲鎮海樓，每逢春秋佳日，遊人登粵秀山遊覽，也必到學海堂啓秀山房參觀，其後雖經幾許滄桑，風流雲散，堂址也湮沒於荒烟蔓草中，但在當年，確爲嶺南一求學潛修之優雅饗宮，與吾粵百年來學術風氣關係至大。

學海堂藏書頗豐，海內珍本書籍，度藏很富，阮元最愛古籍，所蒐羅大部書籍，均捐給學海堂。阮初辦學海堂，專爲教授舉人員生以經解詩古文詞，經費由督署支發，其後撥沙田作堂產，每年收租五百餘兩，另由督署撥基金四千餘兩經

費頗為寬裕。學海堂規制與其他各省不盡相同，不設山長，改設學長八人以管理全體學生。學長責任等於山長，同司課事，每年輪值一人管院。

其第一任之學長為吳蘭修，趙均，林伯桐，曾劍，徐榮，熊景星，馬福，安應達八人，皆一時學粹知名之士也。

學海堂正堂一聯，為阮文達所撰并書：

「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論德，雕龍文心。」

學海堂成於道光四年，迨鴉片之役，英軍入粵，堂中藏書，首遭刲毀，其所自編自刻之書版，亦泰半損壞矣。

天然棄官為詩僧

天然和尚俗姓曾，名起華，廣東番禺縣人。十七歲補縣諸生，與梁朝鐘，黎遂球等相契重，并時敘晤，縱談天下事。其時，明末政治窳敗，國勢日蹙，遂有出家意。後訪道獨和尚於黃石，道獨示以佛偈曰：「風旛一動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巒向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崇禎初年，某大司馬方伯荐舉其為郡守，掉頭不應，同年北上，父母盼其獲一烏紗帽歸，他說：「帽子例有一頂，但怕不是烏紗，途過廬山，剛巧獨道大師亦到匡廬，故舊相逢，遂在廬山請獨道為其祝髮受戒，釋名函翌。

同舉後，陳子壯在穗，請其在先孝寺

講經說法，風聞而至者數千人，一時稱盛。

戊戌政變三主角，右：保皇黨首領，以「聖人」自居的康有為，中：光緒帝載湉，左：筆端常挾感情的梁啟超。

函翌雖置身方外，然國族之念不忘，對

當時激勵民族精神，至具影響，明室遺臣多向其皈依，如屈大均即曾列為門徒，賜名今種，後遠俗。

函翌於清康熙十五年逝世，年七十八，生前

詠詩，有「床頭休向菊花期」之句，著有楞岩金剛，楞伽三經疏，瞎堂詩集二十卷。醉楚禪筆等。

道獨另一弟子函可，亦一詩僧，被謫瀋陽，身後函翌為其編「千山詩集。」

清代廣東三狀元

有清一代開科取士凡一百一十二次，至光緒三十年甲辰即為最後一科，此後即廢科舉辦學堂矣。

此一百一十二科中，贊頭獨佔即所謂狀元及第者（一甲一名）僅得三人。（比例上江浙狀元最多，江蘇五十人，浙江二十人。）一為乾隆四年己未科莊有恭。一為道光三年癸未林召棠，一為同治十年辛未梁耀樞。莊有恭為番禺縣人，字容可，號滋圃，殿試第一後，授翰林院修撰，清代祿寺卿，授江蘇巡撫，署兩廣總督，江南河道總督，坐劾段成功事逮問，訟鑿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年五十五卒於官署，有恭所至有政聲，於水利民生大計，亦多建樹。其弟有信亦成進士，時稱禹山二莊。林召棠，吳山縣人，字愛封，號芾南，嘗典陝甘省試，尋引疾歸鄉主講端溪書院以終，著有心亭草居文鈔。梁耀樞，字冠祺，號叔簡，又號斗南，官至詹事。林梁兩狀元，皆非位至顯要，亦無政績，以視有恭歷官大吏，丁閭為協辦大學士，亦可謂有幸有不幸矣。此外廣東

榜眼（一甲二名）共有四人，即許其光、林彭年、譚宗浚、朱汝珍，探花（一甲三名）亦有四人：張岳崧、羅文俊、李文田、陳伯陶。至清代廣東翰林，共有二百五十三人。

五羊詩妓張麗人

明崇禎年間，詩妓張麗人從閩輾轉入粵，雖隸娼門而精通文墨，能詩文善鼓琴。往往夜闌人靜，撫然獨弄，知音者謂其音響超俗，使人神迷。性豪邁，不喜富室偷賈，非心儀者雖擲纏頭千金，亦不假顏色。好結納文雅之士，又好博，樗蒲孤擲，巨注不吝，以是輒盡負其金釵珠璫，然未嘗肯稍負債於人，年未三十而死，死後名士紛集資爲其建墓曰「百花塚」，塚在廣州沙河路上。



張麗人小影

號字秋併華

之北，其地土名小梅坳，附近有室象林，紫竹洞，善賢庵諸名勝。墓毀於咸豐乙卯年間，當時名士陳奎垣者曾發起重修并爲文曰：「竊以真娘墓上，臘屐常登，蘇小墓前，游輶屢至。雖屬曇花已杳，仍持香草以興懷。况乎灰換紅羊，穴穿白鼠，荆榛徑沒，頻曳斜陽，孤兔踪紛，常牽夜月。每嘆美人命薄，難禁我輩鍾情。小梅坳百花塚者，前明彭孟陽之所營，麗人張二喬幽靈之所宅也。迨乎滄桑既改，陵谷推移，碣斷塵封，砌頽煙鎖，每繁華之回首，彌感慨以關心。爰集同人，共襄勝舉。攀蘿得徑，撥棘尋碑。傷觸目之蒼涼，切深情於修葺，惟是裘待千金之綴，廈難一木之友，用敢普籲有情，偏陳同志，事非訛墓，助望傾囊。」惟卒未成事。

胡毅生先生曾於

民二十年間有詩兩絕
弔百花塚，詩曰：

「松楸十里沙河

路，高塚相望盡

鬼雄。誰識梅坳

最深處，有人曾

此瘞春風。美人

自古稱尤物，擾

世尤難得幸存。

我讀辟疆腸斷語

，墓門應是勝侯

門。」

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墓亦在沙河，胡詩

鬼雄相望句即指此，忠魄芳魂，地下有知，其亦可互慰也乎。

大明順天國起義

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起義之七八年前，革命黨人曾有一次起義，所定國號爲「大明順天國」。

策劃的大本營在香港，而主其事者爲洪全福，謝讚泰、李紀堂三人。洪本太平天國部將，太平

天國失敗後，他逃到香港，在洋船上做廚子，後來年事已老，掛牌行醫，謝讚泰是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興中會會員，滿腔革命熱忱，隨父居港，

以精通英文，與港政界報界均有往還。李是港富商之子，爲人疏財仗義，以父老分得遺產百餘萬

。數人氣味相投，在光緒二十八年間，密謀革命起義，推倒滿清政府，當時由李紀堂答允全部負責軍餉，召集廣東全省洪門兄弟，一齊舉事，并

定國號爲大明順天國，打算先攻取廣州得手後即推容閔爲臨時大總統。

洪全福在港主持中樞機關「和記棧」，設在中環德忌笠街，另在廣州、河南設立分機關，作爲集合黨人及儲藏武器之所，部署就緒，決定於十一月卅，除夕舉事。連大明順天國的檄文及告示多種都預備好了。但在緊張關頭，却消息外洩

，有一內奸周某，向港政府告密，查搜和記棧，搜去大部文件，周某更將文件抄報廣州總督德壽，當時洪全福仍想進行，特由澳門用舢舨兩艘，滿載槍枝，趕運廣州，途中又被攔截，人船俱被拘捕。

廣州既被捕多人，香港方面亦有多人爲港當

局捕獲，幸謝讚泰與吳友設法向倫敦求援，結果以政治犯不應拘留，全部釋放。洪全福逃往新加坡躲避，李紀堂家財耗去大半，謝讚泰在南華早報任職棲身，大明順天國，就此結局。

廣東婚禮中之燒猪

廣州婚俗，新婚成禮後三日新娘必須歸寧女家，所謂「三朝回門」。男家須燒生豬數頭送到女家，以便轉送親友，表示對新娘之貞潔，為守身如玉之處女。俞溥臣「荷廊筆記」有嶺南雜詠，內一絕云：「閭巷誰教臂印紅。洞房花影總矇矓。何人為定青廬禮，三日燒豬代守宮。」即指

此。王湘綺文集內，有「到廣州與婦書」一文，對粵俗極為詆誹，云「街衢垢穢，無清潔之容。民言侏儒，食利好奢，民無正業，習為盜賊，白晝攫金，露刃連隊。婚禮燒豬，輒列數百，俗無羞恥，取擗以得女為奇，床第之私，守宮之驗，誇以為榮，知禮之家，亦復隨俗。」王秋湘人，對粵俗所知無多，所謂婚禮燒豬，娶婦得女，明告大親，正粵俗重視女子貞操之舉，何得謂為無恥！王秋徒騁文辭，反形陋狹矣。

胡漢民早年事蹟

胡展堂先生開國元勳，功業彪炳，世人皆知

，氏生前曾手撰自傳一

稿，現存其女公子木蘭

代表處，尚未刊行，據

自傳所敍，氏生於前清

光緒五年。其原籍為江

西吉安。累世業農，乃

祖及父，游幕粵東，遂

家焉。前清例，外省籍

須入本省籍，廣東以容

納外省籍，得在省城番

禺縣隸屬籍，當時胡

汪兩家（汪精衛原籍浙

江紹興）均寄籍番禺捕

屬者也。展堂先生之父

文照歷任道府刑名幕友

，生子女七人，展堂爲

四子，原名衍鶴，後改衍鴻，晚年號「不匱室主」。因氏在民國九年居滬辦理建設雜誌時，刻有石章兩顆，一是「勤則不匱」一是「孝思不匱」，因名「不匱室」。其母文氏，為江西望族，伯輩，故展堂先生與文廷式為表親，感情密切。文照公子女衆多，收入甚菲，多賴其太夫人勤儉持家，差堪糊口。

展堂少聰穎，父母皆鍾愛之，冲齡隨父母在博州各縣，口授其詩句短文，即能記憶不忘。八歲隨父返德羅，高城，與大兄清瑞（衍鵠）從大館張采珮讀書，後又從宿儒任穆臣遊，經史古文詞均大有進步。至十三歲，文照公逝世，十五歲，母文氏又辭世，雙親見背，家計益艱。至十六歲乃斂徒自給，時廣州各書院有膏火之設，復自修應各書院課試，藉博膏火之資，以貼補家用。

是時文友中，與陳協之（融）最相善，陳氏後為展堂先生之舅兄，胡夫人陳淑子即協之之妹。有一次，在協之家中作文酒之會，協之素滑稽，酒酣出一對聯，請在座各人屬對，曰：「胡衍鷄，胡衍鵠，胡衍鴨。」蓋胡氏兄弟皆以衍字排，且恆取鳥字旁，此聯所以嘲笑展堂，展堂隨應對曰：

「陳皮梅，陳皮櫻，陳皮羌。」其巧思敏捷如此。又一次，作詩鐘之會，出題是非兩字，燕領格，展堂代友人排聯云：「我是玉堂金馬客。君非圭竇華門人。」未幾，其兄清瑞受知於學使惲某，補學弟子員第二，聖年張百熙學使歲考又列

一等第一名，聲名日揚，家計稍裕。時有友介紹胡氏與廣州一中醫劉某之令媛結秦晉之好者，劉



某素研相命學，嘗算其女八字，他日當貴爲一品夫人，閨友欲與胡氏作媒，允之，相敍之日，劉

某見展堂翩翩年少吐屬非凡，心頗喜之，但終嫌其身體瘦弱，作罷，謂人曰：「胡公子骨格清寄，他日必大貴，可惜身體荏弱，恐壽命不永耳。」

展堂少時，精力雖充沛，然體質頗弱，自壯年任事，每日早起沐浴運動後，即進雞蛋三四枚，革命時期，事繁食少，每日惟靠鷄蛋營養，但以近代醫學常識而言，蛋黃最易增加胆固酇，胡氏後以五十八之年腦溢血逝世，其體質本非肥胖，而羅高血壓中風之症，則吃蛋黃過多，有以致之也。

展堂先生於二十二歲與金曾澄同考取廣雅書

院之西學堂，惟終未往，仍授徒於沈演公家，教授其子女，沈演公爲閩巨族，（沈觀鼎大使之尊翁）。稍後，入廣州嶺南日報任編輯，與報業中人莫天一、詹菊人輩往還，當時論議多激烈，對清廷腐化窳敗已極加抨擊，時戊戌政變後康梁復提倡保皇之說，嶺南日報著論闡之，暗主革命之說，時氏尚未認識中山先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也。

至二十四歲，展堂舉於鄉，胡氏厭惡八股不

滿清廷，親友多知之，今忽應舉獲售，親友多以爲異，氏向人解釋謂，此無他，所以療貧而已。因教書與就幕兩途，均須擁秀才舉人銜頭，始有人延聘，如屬童生身份，身份不高，便無人尊重，胡氏所謂療貧，亦卽爲教書取資格而已。自中舉後，文名大著，某富戶邀請作榆手入場應試，果獲高中，得金六千餘兩，旋僕素願東裝赴日負笈，入弘道師範學校矣。未幾以清廷駐日公使兼留學生監督蔡某壓制學生，迭起風潮，遂輟學返

國，就聘於廣西中學，旋任梧州師範傳習所長

，餘暇爲學生講解民族革命大義，學風爲之改變，是年暑假與同事徐立三返廣州，航行中途遇盜，謀叛輪渡，岸上槍聲卜卜，徐氏已嚇至面無人色，展堂兀坐艤面，指揮船上護航勇士還擊，且

戰且走，卒衝出線外脫險。其時粵省又派學生赴日學政，遂決計再度東渡，得廣州知府陳望會力薦二人，僅胡氏與葉夏聲而已。

在日法政速成學堂肄業，在校勤習日文，同學中有朱執信、李文範、古湘勤、陳協之等，時胡氏年廿六歲。

中外雜誌社代售中央日報暢銷書

第二冊

第一冊

中央日報編印 定價二十元

胡郎玉衡著 精裝定價五十元

錢有瑞著 定價二十元

彭歌著 定價十元

中央日報編印 定價各十元

秦孝儀著 定價三十元

（心波）著 定價三十元

陶希聖著 定價十元

中央日報編印 定價各二十五元

定價各三十五元

蔣總統秘錄 第二冊

華夏之光 第一冊

史學導言 第一冊

我的座右銘 第一冊

天地一沙鷗 第一冊

進德錄 第一冊

作文的方法 第一冊

海外食譜集 第一冊

中副選集 第一冊

蔣氏慈孝錄 第一冊

購買以上各書請照定價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展堂第一次謁見孫中山先生，爲光緒卅一年

在日本東京，其時孫先生自歐抵日，留日學生歡

迎於東京富士見樓，是時展堂與廖仲愷夫婦同寓

，特於夜間延中山先生到寓，是爲第一次得接中

山先生言論風采，中山先生爲言中國革命與三民

主義大概，均俯首稱善，旋與仲愷夫婦受盟，中山先生爲全黨總理，置黨本部於東京，黃興、宋

教仁、張繼各有職任，展堂爲祕書長。中山先生

提議刊行民黨機關雜誌，定名爲民報，黨中推胡氏爲編輯，張繼爲發行人，民報之發刊詞，卽爲

中山先生口授而胡氏筆錄者。